

我在寫字樓，也在南山

文學漢林

仇士鵬

前些天和朋友聊天，他說：「最近很少見你寫敘事的文章了。」我沉默了一會兒，點點頭：「是的。」

在大學時，寫作還有些記錄生活的模樣。那時候，也正是會把一些雞毛蒜皮當作大事情的年紀，於是生活和文字一拍即合，即使我只是撞爛了一張蜘蛛網，看見一隻蜘蛛爬上床，都會把它們從時光裏打撈出來，用文字裱框。現在，閒暇與靈感時常對不上檔期，有了靈感，沒空把它培養到抽枝發芽，有了時間，靈感的河道已經淤堵，或是忘記了要往何處奔流。寫作的重心就漸漸轉向隨筆雜談。

況且，心力也常告罄。抖音有句廣告詞：記錄美好生活。不夠美好的呢，就不用記錄了。朋友曾問道：「你現在還有時間寫作呀？」我說：「熬夜寫呀。9點半下班後趕回家，洗完澡後就動筆。」他哈哈大笑起來，我也笑了。

「那你精力很足啊？」「其實大多數時候只能寫一點，大腦就要被榨乾了。」「工作這麼累嗎？」「是呀，每周都要交進展，領導要檢查，美其名曰檢查作業，感覺自己常年在備戰高考。」但到家後，我就成了領導，逼着大腦交出靈感，「難道加班到10點半就是你的極限了嗎？」

可正是越累，才越要寫。

工作會潛移默化，由表及裏地改造一個人，讓他說出很多從前說不出的話，也讓他說不出很多從前說得出的話，甚至能以貌取人了——毛孔生油、膚色暗沉、眼神凝滯、不苟言笑，長得越着急越好，越是顯得經驗豐富，越是讓

甲方放心。與駐外的同事見面時，他驚訝道：「你變了好多！」兩年時間，把20多年的生命改頭換面，這必然不是風化、侵蝕等緩慢的物理變化，而是熱辣滾燙的化學變化。

寫作當然抵抗不了這種趨勢，卻能讓人擁有另外一個自我，以供靈活切換。在離開那幢寫字樓後，我從一串員工編號回歸自己的名字，筆畫上重新長出血肉和感官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搬運工，看到的是那摺住紙箱釘子般的手指；看水產店，看到的是被丟在路邊輕微收縮肚子的黃鱔；看綠化樹，看到的是照眼明的花和拂青的葉……而不是無論走到哪兒，看見的都是寫字樓遙遙投下的影子，不得不把工作的弦繃進生活，讓雜音驚擾到家裏的小多肉。

清空缓存，換號上線，我還是我。

這些年，我和人群漸漸疏離，算不上疏遠，卻也不再耗費心情和精力去揮舞長袖。這可能是文字帶來的後遺症吧，看多了被精挑細選後流傳的人物故事，心神就動了喬遷的念頭，縱然無法跨越時空，也想離那些傳唱千古的真情與美好近一些。至於現實中一些藏着不讓我看到的東西，我也不想窺探；一些背後議論我的話語，我也不想側耳。很難說會失去什麼，但



●氣定神閒，不滯於物。
AI繪圖

一定能失去不少結節和息肉。人總要做出取捨和選擇，不一定非得是為了以後的路能好走，也可以是盡量走在自己想走的道路上，反正走到人生的後半程就殊途同歸了，在霄漢，在風塵，都只剩下一腔腔煉了慶幸與遺憾、感激與悔恨的悵惘。那不妨從當下開始，棄我去者就棄掉，亂我心者就拋掉。所以這所謂的後遺症也可以稱之為禮物，寫得多了，讀得多了，想得多了，更「正確」的自己會水到渠成地成型，並浮現——人最重要的，始終是認識自己。

而如果非要站隊，我想和永恒博大的存在站在一起。前年開始，我經常徒步登山。儘管假期時間很短，但在山脈頂天立地的力量下，我

的身體、靈魂迅速被塑造造成它的模樣，有山霧浮游，有雄峰峻嶺，有茂林修竹，有懸泉飛瀑……最終，擁有它旁觀世事的視角，不因於情，不亂於心，不動於衷。這條隊伍也並不冷清，五湖四海的人們齊聚山腳下，登山杖沿着山路五線譜一路協奏或合唱。說起來，我更喜歡和一同徒步的人交流，相互打氣、提醒、扶持，在遠離城市的地方，卻有城市裏罕見的簡單、純粹和真誠，更是讓人珍惜。或許，喜歡登山的人，或多或少都傳承了山的性格。看來，投奔山林或許並非一種習俗，只是不同時代的人做出了共同的選擇。「吾道不孤！」那些在雲霧裏曲水流觴的身影，與拾級而上的後來者互相對視後，會心一笑。

這段時間，我常寫品味古詩文的稿子。起初還是以賞析和解读的口吻去寫，後來，那些表情達意言志的內容都分出一根細枝扦插在我的心頭，茁壯生長，漸漸地，有了芳草鮮美，有了落英繽紛；漸漸地，筆尖就有了對話、唱和的意味。我彷彿成了同行者，未必是群賢畢至中的一個，卻可以是少長咸集中的一員，能和他們一觴一詠，暢敘幽情。於是，縱使我蝸居在逼仄的出租屋內，依舊能仰觀宇宙之大，俯察品類之盛，三山五嶽的輪廓，都在我的身後影影綽綽。

忽然想起五柳先生，每有會意，便欣然忘食，常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。寫作，便是我做出的另一個共同選擇。多年以後，外出應酬的我會呼出輩歷的氣息，但我相信，那一天，我仍舊能呼出南山上的雲煙，氣定神閒，不滯於物。

風經過舊信箱

廖柳

舊信箱的漆，
剝得乾涸的唇。
風來時，
它輕輕響了一下，
彷彿有人在門外猶豫。
裏面沒有新信，
只有早年的紙味

和幾枚不再通用的郵票。
風把這些味道翻出來，
讓我想起某個下午
你寫錯的地址，
以及我們都沒去糾正的
那句再見。

時代詩行

婚車記變

劉江濱



清晨五點多，天好像已麻麻亮了，其實是連着兩天大雪飄舞，地上鋪了厚厚一層，明晃晃猶如月亮灑下的銀光。

八歲的我睡意惺忪上了一駕馬車。今天大姐出嫁，我作為娘家人來壓車。大姐的婆家在二十七里外的節固店，這馬車就是她的婚車。

說是馬車，實際上駕駛的是一匹棗紅色牯牛，雄健壯碩，頭頂着兩隻彎彎的牛角，腦門上繫了一朵紙紅花。車斗搭了一個篷子，鋪了被褥。這牛車來自生產隊，車把式是堂叔二木栓。

訂好的婚期不可更改，風雪再大也得如期舉辦。兩天來一家人憂心忡忡，昨晚母親將一塊磚戳在院子中間，祈望「頂」天止雪。晨起，雪果然不下了。

大姐穿着一身新嫁衣，臉色有些緊張，我們姐弟倆坐在馬車篷裏，向着遠方進發。路上鋪着厚厚的積雪，車輪不斷發出咯吱咯吱的歡叫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只聽二木栓叔叔甩了一聲響鞭，高聲說道：「嘿，出日頭了！閨女，你命好啊，連下了兩天，偏偏今兒個天晴了！往後你的日子好着呢！」我和大姐急忙撩開車簾，只見東方天際躍出了一輪紅日，地上的白雪都映成了紅雪，無垠的天空一片蔚藍。大姐沒吭聲，臉也被映紅，透出了喜氣，眉頭舒展開來。

二十多里路，臨近晌午才到。牯牛汗涔涔的，冒着熱氣，嘴裏嚼個不停。我的雙腳凍得麻木，下車時腳一落地，如有針刺，一癢一拐，良久方緩過來。

這是發生在1972年的事情。

十四年後，輪到我結婚。
是在陰曆冬月末，那天沒有下雪，天氣乾冷，日頭懶洋洋地在空中當班。我家所在的縣教育局家屬院，一派喜氣洋洋，親鄰們切菜的、刷碗的、燒火的，忙得熱火朝天。那時辦婚事還不興去飯店。

我在那台一所高校任教，妻子是縣醫院的醫生，她不是本地人，大學畢業分配到我們縣，在單位有一間宿舍。所以，所謂娶親，就是從醫院把她接到我家，只有二里的路程。

那時農村辦喜事流行用拖拉機或摩托車。我父親原單位教育局有一輛吉普車，雖然他已從局長任上離休，如果開口借用，肯定給這個臉，但父親否決了這個想法，按他一貫的做派，即使仍在任上也不會佔公家半點便宜。商量的結果，反正道也不遠，就用自行車好了。

按我們當地的風俗，娶媳婦不用新郎前往，只需在家迎候就是了。我無所事事，穿着厚厚的棉衣，在門口轉悠，又不敢顯出焦急的樣子，惹人笑話。

終於，一支小小的隊伍簇擁着妻子出現在大門口。

妻子推着她的婚車——自行車，車把正中繫了一朵綉紅花，顯示出與日常的區別。自行車是流行的「永久」牌，美好的寄寓不言



●時代在變，婚車在變，
唯有愛永恒。
AI繪圖

而喻。其實，這輛八成新的自行車還是借的，那時買一輛自行車需要託人搞到供應票，並非易事。

送親的是妻子單位的同事，都推着自行車，一進大門，接親的趕緊接過了車子。雙方差不多都是熟人，男的握手，女的拉手，那場面倒不像是辦婚事，而是兩個單位搞聯誼活動。

2014年國慶節，我兒子結婚。
那天秋高氣爽，早晨剛下了點小雨，晴後的空氣愈加清新，草木的葉子青翠欲滴。

城市街頭處處盛開着鮮艷的國慶紅，節日的喜慶氣氛分外濃烈。在這天結婚，可謂氣候宜人，美景良辰，家國同歡。

那些年輕常看到結婚車隊在大街上駛過，一溜漂亮的小汽車頗為吸睛，婚車上面裝點着簇簇鮮花和彩色氣球。更有講究的，所有轎車都是一個牌子、一種顏色。生活富裕了，做到這些並非難事。婚禮的程序一般是，男方開着婚車去女方家迎娶，到男方家「過門」後，雙方家人和親戚朋友去飯店舉行儀式。

兒媳娘家在外地，省去了迎娶的過程。娘家人一行開車頭天到達石家莊，當晚，我和妻子舉行家宴，招待親家。我把我的計劃和親家溝通：「國家反對婚事大操大辦，鋪張奢華，正合我意，我一貫崇尚節約省事，怕麻煩。所以，明天的婚禮，只有一個簡單的儀式，請一個在電視台工作的朋友主持；也沒找婚車，到時候咱們各自開自己的車去酒店。這樣安排，親家以為還合適不？」親家公親家母都是通情達理的人，連連點頭，說：「你怎麼安排怎麼是，挺好挺好。」

國慶節這日，我們開着自家的車行駛在大街上，滿眼紅旗飄飄、鮮花簇簇，心中無比欣悅，還有比這更喜慶的婚禮嗎？

婚車，是指男女結婚時使用的交通工具，《禮記》稱作「御婦車」。相當長的歲月裏，花轎在中國民間喜事中風光無二，馬驢騾偶也代為新人的座駕。漫漫娶親之路，相繼又有馬車、自行車、拖拉機、汽車等次第駛過，婚車成為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的縮影。如今，城市街頭那種豪華拉風的婚車車隊已很少看到了，年輕人在婚禮上更趨個性、簡約與多樣性的選擇，婚車似乎變得可有可無了。

時代在變，婚車在變，唯有愛永恒。

不慌不忙，嶺南入夏

窗明風和

藍飛燕

暮春過後，說熱就熱了。

前些天還溫溫潤潤的，一場雨落，太陽就硬氣了起來。早晨七點出門，陽光已經有了些分量，照在手背上微微發燙。我知道，嶺南的夏天真的來了。

暮春的甜香還沒散盡。那是芒果花的香，細細碎碎的，藏在濃綠的葉子間，不湊近了根本看不見。荔枝花也開着，一簇一簇堆在枝頭，遠看像掛了一層淡黃的霜。風從樹底下過，甜味就漫了開來，淡淡的，一點也不膩。剛來嶺南的人多半聞不到，住久了，鼻子就靈了，能從空氣裏辨出是哪棵樹在開花。

可這幾日，香氣變了。

巷口的荔枝花落了。一陣風來，細碎的花瓣像下小雪，落在青石板上，落在過路人的肩頭。枝椏間冒出一粒粒青色的小疙瘩，硬邦邦的，指甲蓋大小。芒果也變了模樣，從花生米脹到了雞蛋那麼大，沉甸甸地墜着枝。清晨去看，果皮上蒙着一層白霜，手指一抹就掉。果把處滲出亮晶晶的汁液，沾在手上黏黏的，洗都洗不掉。那股甜香漸漸退了，換了一種味道——青澀、生脆，帶着樹木汁液的清氣。

這就是嶺南的初夏了。甜香是暮春的，生澀才是五月該有的味道。春只管開花，夏才管結果。果實青的時候，太陽就開始使勁了。一日接一日地曬，曬得那些小疙瘩一天一個樣。再過些日子，它們就該轉色了——荔枝泛紅，芒果泛黃，龍眼圓鼓鼓地脹起來。

傍晚去河涌邊散步，聽見了蟬聲。不是盛夏那種歇斯底里的聒噪，只是零星的幾聲，像是在試嗓子。河裏有了動靜。先是遠處傳來鼓聲，「咚、咚、咚」，悶悶的，順着水面傳過來。走近了才看清，是龍船——廣東人叫它「龍舟」。槳手們光着膀子，脊背曬得黝黑發亮。船頭的人擂鼓，船尾的掌舵，中間的齊齊落槳，齊齊起槳，節奏一絲不

●夏天長着呢。AI繪圖



亂。龍船在水面上走得飛快，像一條真的活物。水花濺起來，碎銀子似的，嘩嘩響。

岸邊站了不少人。老人家搖着蒲扇，眯着眼睛，偶爾點評幾句「今年這船比去年齊整」。小孩子騎在父親肩上，伸着脖子喊「快點快點」。賣涼粉的推着車，用濕布蓋着鐵桶，有人喊一聲就停下來，舀一碗，澆上紅糖水。端午還沒到，龍舟已經熱鬧地練起來了。這河涌平日裏安安靜靜的，一到五月就活了。

回家路上拐進涼茶舖。老闆娘認得我，不用開口，就端來一碗。苦的，真苦，從舌頭苦到喉嚨，苦得人眉頭擰成一團。可喝完，嗓子裏涼絲絲的，舒服。旁邊有個小孩也在喝，喝一口皺一下臉，他奶奶也不說話，只搖着蒲扇，把一顆冰糖放在桌角。小孩看一眼糖，端起碗，咕咚咕咚喝完了。

走回家的路上，我想：嶺南人大概就是這樣過夏天的。太陽曬了，就讓它曬。果實青澀了，就等它熟。上火了，就喝涼茶。龍船熱了，就下河。不躲，不急，也不抱怨。日子該怎麼過，就怎麼過。

推開門，院子裏那棵荔枝樹，青果子又大了一些。那年栽下時，才到腰。如今已高過屋簷了。

風從枝葉間過，沙沙作響。

夏天長着呢。是啊，夏天還長着呢……